

系友回顧與六十週年系慶

2025年9月

永誌懷念敬愛的扈伯爾神父

賴榮月(第一屆)

扈伯爾神父是值得永遠被敬愛、尊教的。

他五十歲出頭來到臺灣，排除萬難、克服一切，帶領始創輔大生物系（今輔大生科系），奉獻一生，我由衷佩服。

記得五十年前，大學畢業，由臺灣抵達美國的時候，我可尷尬的，語言不順、地方不熟、飲食差異，還得適應習俗。有一次被一位女鄰居叫“Honey...”時，嚇得不會回應，拔腿反向跑，可能也還瞪她一眼。五十年後，“Honey”偶爾蹦出來，心臟還是多跳一下。

然而，扈神父他出生於一萬公里遠的奧地利，一個外國學人，完全融入學生群體，甚至學生家長的生活裡。他參加學生的婚禮，自由自在地在各個學校前、學校後的小吃店裡飲食。我真是後知後覺，早知就多了解他生活的點滴，也可以向他多學習。我非常欣佩扈神父，他有智慧又談笑風生。

念過龐太太著筆的扈神父生活小史後，更佩服扈神父的毅力與他有生俱來的幽默。扈神父是值得永遠尊教的。

聞過扈神父課後風光滿面剃鬚鬚之後的香味嗎？有一次回校省親，問了龐太太：「扈神父用的剃鬚鬚之後的香味是哪個品牌的？我也好讓先生香一香。」龐太太告訴我，那都是她用的面霜。扈神父可真有趣。

扈神父與我的父親同年齡。他是個嚴父，是個縱容小孩子的父親，是個不可侵犯的嚴師，又是個愛護學生、愛護系上的好教師、好主任。

扈神父，我愛您！

由衷的感謝及思念扈神父

顏美里（第一屆）

生物系，現今生科系，創建 60 週年，雖然已畢業了 57 年，但仍常常憶起扈伯爾神父創系時的艱辛，奔波向世界四處募款籌資，購買名牌顯微鏡及儀器，延聘一流教授開課，安排重要學科選擇：生物，普化，定性定量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那時研究 DNA 剛起步）等化學課，生物技術，微生物，遺傳等等。扈神父相當注重實驗室的訓練，晚上學生仍能進出實驗室完成做完 slides. 他嚴厲督促學生好好學習，否則‘回去種地吧’。

1972 年我的第一個醫學院研究工作能被雇用（研究人類表皮微血管等組織），大概因為我有生物技術及操作電子顯微鏡的經驗吧。以後 40 年工作生涯碰到難題都能迎刃解決，真是感謝扈神父的教導及給我最紮實的學習過程。

1992 年有幸能在維也那 St. Gabriel 修道院見到扈神父，雖然不能以語言交談，但留下一張珍貴照，誠心感謝扈神父的栽培。



憶 Father Huber 與酪梨的情結

黃民明（第一屆）

大學其間常聽 Father Huber 提起 "avocado" 一詞！尤其當年他在美軍顧問團服事彌撒後，總會去享受一頓有它的餐點，心中特別感恩讚譽 avocado 是上帝賜予的神奇果子，聽多了也有點好奇！當時在台灣的超市從沒見過它，雖是聽故事不知覺的也將它銘記於心了！75 年在美國第一次去超市採購！當在蔬果攤上看到這個黑漆麻黑，長相一點不起眼！像似抽了瓣兒，甘巴巴的黑狗蛋，正愁不知道怎麼選時？恰巧見身邊有一位中年婦女也在挑！臨時得道取經 "拿在手中輕按捏有點軟，皮皺有光澤的就可以了" 選定了一個，付了 \$0.5 美金，興沖沖地買回家遵照聽後食法：做沙拉！或是什麼都不加，單口吃也好吃的方式，晚餐和培坤對視這價錢不菲的神奇果子準備開吃！切開 "色、香、味" 只有 "色" 過關！淡綠色真好看！聞著沒香味，稍微有股淡淡的蛋腥味！嚐一口！真不怎麼樣！我倆都覺得難以入口！但一想這玩意兒不便宜！可是用台幣 20 塊錢買的（當年 40 塊台幣換 1 塊美金），只覺得此物 "食之難入口，棄之太浪費，心又不甘，想想 Father Huber 的讚譽當應有它的道理！狠一下心！就吃了吧！分切成小塊：加鹽、糖、醋、醬油。．廚房裡所有的佐料都沾著試吃！我倆互見彼此 "眉皺嘴撇的" 一副難吞下嚥之苦的模樣！好在大工告成末了總算吃完了！起身！快喝上一大杯水，好沖沖那份口氣！也許是空腹享美食吧！入胃不久總是跟它有份 "除不走，離好難的感情！這味兒久久不肯散去！這經歷深入不淺，讓我有將近兩年不看、不碰、不食 avocado 的情結！好不爽！就在參加培坤同事家宴的活動上，排出的第一

道菜就是"酪梨沙拉"主人尤其熱情的招呼,若是甘坐著不動刀叉也太沒禮貌! 咋辦! 我倆相視一眼,會意表明"豁出去了! 多少吃一點"! 入口! 欸! 不一樣! 不一會兒盤中的酪梨沙拉就入胃囊了! "它真是道美味! 回家路上心中默念 Father Huber, 今天真是證實了您的話" Avocado 它是上帝賜下的神奇果子! 只可惜您忘了教導我們如何開吃! 除此以外也悟出它的真理: 在生活的見聞中, 遇到的人與事, 持靜心面對接受的態度! 才能在現實生活中收穫意想不到的享受與智慧! 一則趣事! 與大家分享!

我的輔大生物系往事

林義廉 (第一屆)

民國53年八月廿七號, 應屆的大專聯考放榜日期, 當年在高中選"甲組", 看到榜單上我是【輔仁大學-生物系】, 雖然志願是自己填的, 難免還是有疑惑, 高中同班同學開玩笑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或許是要研究【太空生物】也不一定? 接下來, 到校報到、新生訓練, 看到【系老闆】時候, 不免心中一緊, 莫非要英文授課?

當年輔大是在台復校, 我們是生物系的第一屆, 全校的第二屆。整個輔大還在建築當中。第一年是借外語學院的教室上課, 實驗課在理學院男生宿舍餐廳。我們是新鮮人, 生物系是新鮮系, 輔大是新鮮大學。雖然理學院的Z字樓很快建好, 我們終於有自己的【系家】, 但是輔大依舊是在繼續漫長的施工中, 記得三年級暑假前, 在一樓教室和幾位同學聊天, 看到落地窗外有一條蛇吞了一隻青蛙, 幾個人莫名其妙勃然大怒, 衝到後院, 抓住那條蛇, 到分組的實驗室, 拿出解剖刀具, 然後, 救出那隻已經奄奄一息的青蛙。直到我們畢業, 輔大入口那個大圓環, 依舊是一個人高的蔓草叢生。記得畢業時候, 院長召集大家, 跟我們道別離, 隨口問了一句: 你們對輔大有沒有什麼建議? 忘了是哪位說, 希望輔大在庭園設計上多用點心! 院長很幽默的笑著回覆, 這, 應該是生物系的職責, 不是嗎?

班上同學, 如果戶籍是在中、南部, 可以申請【宿舍】, 而我的戶籍就在【西門町】所以, 要等有名額, 才有機會。通學在"新鮮人"階段, 幾乎是夢魘, 只有公路局往返台北市跟桃園、中壢等地的班車經過輔大, 不一定會停車, 就算停車還不一定擠得上。解決的辦法就只好買一台腳踏車, 只要不下雨就用兩輪車通學。

系老闆, Fr. Huber, 扈伯爾神父, 一位愛吃牛排, 卻又喊著: My Poor Liver! 操著帶有中國北方鄉音的國語, 特別有親切感, 上他的課也不用擔心【聽莫】。當年他經常帶領全班去【採標本】, 那幾乎是全班"郊遊活動", 我們是他帶的第一屆學生, 他對我們不僅僅是"寵愛", 簡直就是"溺愛"。早年, 進入大學的一項標準活動就是開【舞會】, 少有同學家大到可以容納幾十個人翩翩起舞, 籌備的同學(忘了是那位高才生)跑去跟Fr. Huber 報備, 用外語大樓三樓的教室舉辦。整理好【舞場】, 扈神父交代, 等一下院長會來視察, 等他看過我們再起舞。果然, 院長特地過來跟大家打過招呼, 離開後, 我們忙著放音樂, 請舞伴, 扈神父還多坐了一段時間, 幫我們守護。

畢業後, 預官退伍, 大部分的同學出國深造, 留在台灣的同學們, 陸續成家, 婚禮都會請他【共襄盛舉】, 他的眼神就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們結婚一樣的歡欣。

民國七十二年夏天，老葛（世良）跟我聯絡，告訴我們這幾位走得比較近同學一個震驚的訊息：扈神父中風了，住在林口長庚醫院。老包、華德、老葛還有我約好去醫院探視。看到我們這幾位寶貝蛋，他無比興奮，但是，扈神父腦部受損，喪失了部分語言功能，他只能說Deutsche，無法用英文跟中文表達，全靠旁邊有位照顧的修士翻譯，才能溝通。我們看到他又是興奮見到我們幾位首屆學生，又是著急無法按往常的方式交談，臉都紅了。旁邊的修士暗示我們，不要讓Fr. Huber 太過亢奮，雖然不捨，我們還是不敢停留太久；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輔大生物系的【大家長】。

後記：後來聽說Fr. Huber 回到奧地利老家，我的貿易工作常常會出差到【西德】，也曾想過去奧地利去探望，只是當年歐洲各國簽證必須提早幾個月申請，不如現在方便，就沒有在他生前再見到這位大家長，是一大憾事。

我記憶中的扈神父

蘇自泉（第一屆）

時光荏苒，回想 60 多年前一個懵懵懂懂的我經過大專聯考，被分發到台北輔仁大學生物系就讀，當時我們是該系的第一屆招生。校園就是幾棟嶄新的建築。該校是天主教教會主辦。許多科系的主任是由專業神職人員負責。生物系的主任是扈伯爾神父（來自奧地利），他擁有維也納大學研究寄生蟲學博士學位。他曾在中國服務多年，也講得一口帶河南腔的中文。

剛進系裡，心中覺得很新奇，興奮也迷惑，社會輿論當時大都著重於物理化，工程等領域。對生命科學的報導比較膚淺陌生。其實自己從小也喜歡自然物事，也就誤打誤撞就讀生物系。如今回顧自己一生的事業也始終沒有離開生命科學的范疇。如今能繼續領略，享受生命科學的發展和不斷的創新。就讀生物系是當初多麼幸運的選擇。整個四年的大學生活中，系主任扈神父的教誨依然是點滴在心頭。

在這所新興的大學，扈神父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發展生物系。他不斷的以教會名義向全世界籌資來加強系里的教學設備。到處打聽，登門造訪，徵聘優秀師資。使得我們能擁有一流的教師陣容。扈神父當時幾乎是一個無給職的執行長。不多時，台灣別的院校對輔大生物系已是刮目相看。當時的生物技術課程大概是培養學生了解生物細胞組織的重要入門。記得當時我們對儀器設備的保護不成熟。毛手毛腳，有幾次切片的刀刃受損，扈神父暴怒。苦口婆心要我們愛護實驗工具（昂貴）。但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對任何學生持有成見，是個心中坦蕩蕩的紳士性格。每當系裡組織出外採集標本，扈神父在旅途上與同學有說有笑，不時還高歌幾曲。回到學校，助教，同學們把採集準備儲存，分類，忙得不亦樂乎，想起來都是大學的歡樂時光。

年輕時對事理了解有限。記得有一次，我在理學院辦公大樓，遇到院長蔣（百鍊）神父，我與他爭論（短暫）有關讓住校同學暑假能繼續留在宿舍做科研，他根本不要。想不到後來扈神父告誡我要有分寸，不然他會被叫到梵蒂岡教庭去聽訓。如今知悉天主教是

一個很保守的教會組織，有等級分明制度。不能越級。當時我大概給扈神父找來不少難堪。也是我的魯莽(或我的成長)。

扈神父明白少年人也得熟悉一下社交活動。在輔仁，令我難忘的趣事大概就是在學校教室裏生物系和家政系同學一起主辦舞會。當時對我這中部地區來的年輕人真是興奮又刺激。好像有點學入上流社會一般。有扈神父坐鎮，同學們高高興興，好不熱鬧。只是四年中，沒有看到成雙成對。也許是課業繁忙或少年情怯吧！

如今耄耋之年，想到扈神父一生無私的獻身於輔仁生物系。在那個物資不是充裕的時代。扈神父的默默耕耘。如今畢業的校友遍佈全球，不少也功成名就貢獻社會。靜坐窗前，也真體會着‘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的真諦！

慶祝輔仁大學生物系創立一甲子

陳仲新（第二屆）

自 1996 年以來，我幾乎每年都會回台灣，而每次都回母系回味過去。然而由於新冠疫情，2019 年後我就沒再回過台灣。去年我決定又該回去了。碰巧的是，去年是我們敬愛的扈伯爾神父在母校輔仁大學創立生物系 60 週年。我趁在台灣期間，以扈伯爾神父永續基金代表的身份參加這一里程碑的慶祝活動。慶祝活動於 11 月 29 日開始。我請前系主任楊美桂教授預約了下午三點與資金室主任朱嘉綺會談，討論未動用基金款項的管理問題。朱主任當天有一些臨時發生的緊急事務要處理，無法參加，她的助理陳宣后代理，告訴我錢存放在



在學校資金管理室。

下午四點，在理工學

院行政大樓的小教堂裡舉行了紀念扈神父的追思彌撒，由郭維夏神父主持，我和我的同學范淵達有幸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我們描述了在學校時與扈神父的互動，以及他如何致力於教學並激勵我們做到最高成就。我個人非常榮幸地在出國前三天曾由扈神父見證了我與同班同學林嫻嫻訂婚。



我還分享了 1988 年曾在前南斯拉夫出差後，到奧地利維也納近郊的瑪麗亞恩策斯多夫

（Maria Enzersdorf）的聖布里埃爾神學院（Missionshaus St. Gabriel）拜訪神父的故事。

他仍然穿著印有輔仁生物的綠色夾克，令我十分感動。2019 年，我又回到聖加布里埃爾神學院，到他的安息之地表示敬意。



11 月 29 日晚上在生命科學大樓吃完自助晚餐後，我受邀做一個演講。我選擇「今晚不談科技」作為主題，並用幻燈片展示了我的木雕藝術。我決定談談我的業餘嗜好，是因為我見過太多專業人士年輕時專注於他們的事業，退休後不知道該如何打發時間，甚至於不敢退休。這是一種非常可悲的情況，尤其是在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的今天。11 月 30 日上午，我們透過一系列演講慶祝了 60 週年紀念。我簡要的介紹了扈伯爾神父永續基金，包括第

一屆生物系學長是如何受到啟發創立它的，基金目前有多少錢，以及它是如何補助生命科學系。在剩下的時間裡，我回憶了與扈伯爾神父在一起的時光，既有嚴肅的一面，也有輕鬆的一面。之後，我們參觀了新啟用的理工學院實驗大樓。它的確令人印象深刻，與我們60年前所在的原始建築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這次返校真是一次非常難忘的經驗。

出自肺腑的感激

范淵達（第二屆）

我的輔大經歷都沒有你們順利。我出生在苗栗農村，父親種田，母親種菜，念小學開始就每天賣完菜再上學。兄弟姊妹多，經常吃不飽，從小就想往外走，打天下。考上輔大，父親向農會借了三千元，作為我的學費及生活費，從此靠自己。幸好當年扈神父介紹我很多工讀機會，我當了三年多理學院總機接線生，每月領八百元。很多清晨四點，楊師父帶我到淡水碼頭買鯊魚給扈神父作寄生蟲研究，他每次給我二十元早餐費，我省著吃燒餅油條，連蛋都不敢加，每次省下十七元作生活費。週末在綜合教室放映老電影，每張票三元給外地來的同學，他們回不了家但有個消遣活動，我也賺個百來塊錢。我曾經和盧博榮、陳正道等同學合作，在暑假開學前到台北各大書店根據教授們指定的教科書大量購買，每本加五元轉賣給同學們，同學們不用跑台北，每年各種教科書數量可高達千本以上，積少成多我們也賺了不少生活費。大四那年在鄉下的父親生病，我花更多的時間打工替他找醫藥費，因為打工太多，點名未到，每科都被扣到不及格，例如諸亞儂遺傳只給我三十分。扈神父知道了我的情況，我曠課不是偷懶，因此替我向各教授求情給我機會，但沒有成功。扈神父告訴我結局的那一天，我含淚走出他的辦公室，對他我沒有半句怨言，反而更充滿感激，感謝他費心，教育我、培養我。內心也許了一個心願日後一定努力，有一天會回來報答他及母校。

我不甘心也沒臉回鄉下種田，決定隨我內人來美，我的成績根本沒有申請任何學校深造的機會，我只好先打工後開餐館，我的手藝也能活口。期待日後改頭換面，三十五歲決定把我專長的廚房大刀轉業成毫無把握的手術室小刀。

至今八十歲仍有全職醫療管理工作。仍在貢獻一生所學，有今天是扈神父當年的影響，我感激一生。

Fr. Huber 懷念的牛肉餃子

羅亞男（第三屆）

Fr. Huber 最初來中國在河南住過些時間。他飲食習慣和口味是偏向北方麵食。他非常懷念現桿手工餃子皮包的牛肉水餃。我的母親雖然是蘇州人，她結婚後為了我祖籍廣東，北平長大父親，每週兩頓麵食的要求，她學會各種花樣。就有了 Fr. Huber 在我四年級家從臺南搬到臺北後坐計程車從輔仁到南京東路五段來回吃我母親親手包的牛肉水餃。當時館子裡只有豬肉餡兒，沒牛肉餡兒。只有那一次 Fr. Huber 就總是誇我媽的手藝。

扈神父墓園獻花與校園追思彌撒

李昭鉉 (第五屆)

2024 年是生物系創系 60 週年，十月下旬，王汝同系友提議購買鮮花放置在 Father Huber 的墓前，以表達對他的思念和敬意。作為 Fr. Huber 永續基金委員會的秘書，這項任務落在我肩上。Fr. Huber 安葬於奧地利的 Missionshaus St. Gabriel 教堂墓園。起初，我不確定該如何著手。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尋求台灣駐奧地利領事館的協助，但很快我就覺得這不現實。於是，我瀏覽了教堂的網站，在探索可能的解決方案時，找到了教堂負責人 Fr. Franz Pilz 的聯絡方式。我聯繫了他，請他告訴我教堂附近的花店。他很快回覆並推薦了 Blumen Kreuzer。

當我聯絡這家花店時，發現從美國付款有困難。隨後，花店建議我使用 Fleurop，這是一國際公司，擁有遍佈全球的花店網絡，幾乎可以將鮮花送達任何地方。由於 Fleurop 接受美國信用卡，付款問題得以解決。然而，將鮮花送到教堂並放置在 Fr. Huber 墓前的問題仍然存在。我再次聯繫 Fr. Pilz 尋求協助，他非常慷慨地答應幫忙。因此，我在 11 月 12 日完成了這項任務。

王汝同也希望生科系能為 Fr. Huber 舉行一場追思彌撒。我聯繫了系主任侯藹玲教授，探討此事的可行性，她非常支持並樂意配合，表示會與相關人士討論細節。幾分鐘後，楊美桂教授來電，詢問第二屆系友陳仲將於週年慶演講之事，我順便提起此事。楊教授表示她與宗教輔導中的竺麗江老師有密切關係，而竺老師是可以安排校園彌撒事宜的人。她立即聯繫竺老師。隔天，侯主任告訴我，追思彌撒已排定於 11 月 29 日下午舉行，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與感激。



扈神父的顯微鏡之怒

王志榮 (第十五屆)

(九里安西王)

顯微鏡是研究生命科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生物學家為了不同的目的，也開發出不同種類的顯微鏡。記得在國中時就第一次用過顯微鏡，但等到進了輔大生物系(現改為生命科學系)後，才大開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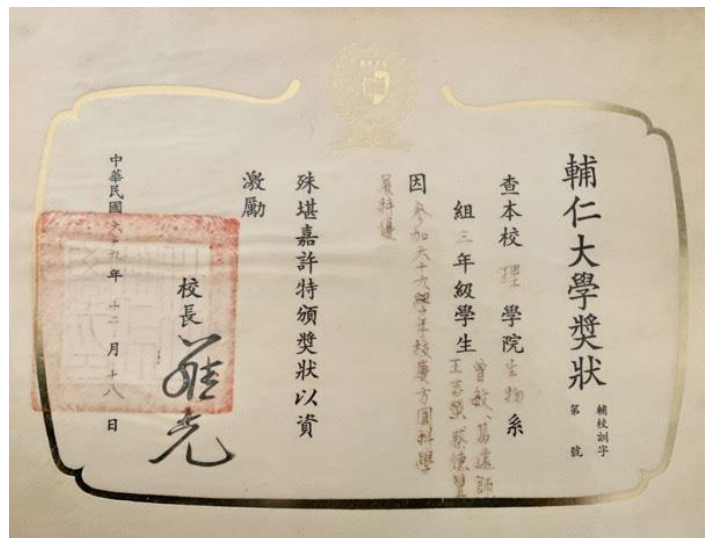
當時系上所有的顯微鏡，都是創系的系主任扈伯爾神父在民國五十二年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前後，親自到德國及各地募款募資親自挑選買來的，而且都是最好的蔡司和萊氏的包括位相差、偏光和螢光…等一百多台當時最新的各式名貴顯微鏡，當時還有一台在台灣最先進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如何保養顯微鏡是每一屆新生要學的第一件事，使用前後仔細地擦拂鏡片，小心翼翼的保護著，因為他們都是 Father(我們對扈神父的尊稱)的寶貝。四年的大學生活，超過一半的時間都是在實驗室中度過，尤其大一和大二，通常的正課都是一個學分一週一個小時，但是實驗課通常一個學分的實驗要花掉二到四個小時，也就是整個下午與顯微鏡為伴，甚至經常挑燈夜戰。

民國六十九年，我大三的那年，輔大理學院舉辦第一屆方圓盃科學比賽。成績優異的曾敏同學報名參賽，邀請另外兩位名列前茅的葛遠師和蔡德豐同學參加，而大一和大二兩年，我在實驗室座位都在她的對面，也自告奮勇加入她的團隊。

我們研究的主題是「測試小菜蛾對不同顏色光的敏感度和趨光性」，以及背後的生理原因。由於小菜蛾嗜食十字花科如大、小白菜，令菜農非常頭痛，研究的成果或許可以發現驅逐小菜蛾的方法，甚至可能有助於減少農藥的使用。雖然現在無法記得當時的實驗細節，不過由於我們系上有各式各樣不同功能的顯微鏡，可以用於觀察和拍照，在王重雄教授的指導下，我們收集多方面的完整數據，寫了完整的正式論文，在正式比賽評分前的展覽期間，我們也做了漂亮的看版，擺了一臺最簡單的顯微鏡，讓參觀者可以自由觀看小菜蛾放大後的眼睛，最後輕易地獲得冠軍。

宣佈科學比賽結果的那天下午，Father 剛好有課不在現場，我們興高采烈地回到系上準備上課，還想下課後再向他報喜。



那節不是 Father 的課，但是上課前他突然早一步走進教室，開始數落我們，原來他上午參觀過會場，對我們擺了一個便宜又不合適的顯微鏡在展覽場非常生氣，怕會誤導觀眾。

其實 Father 罵人的中文辭彙不多，最常說：「你們回去種地吧！」。他接著用奧地利腔國語和責備的口氣說：「你們都已經大三了，怎麼還分不清不同的顯微鏡有不同的用途？」然後，再度簡單分析了各種顯微鏡的用途。

說完之後，轉身出門離去時，還氣得鼓鼓地。就在要踏出門時，又突然停下來，轉身回頭問：「比賽結果公佈了沒有？」

「有！」

「你們得第幾名？」

大家齊聲說：「第一名！」

這時候，他原本氣得發白的臉色開始泛紅，胖胖的雙頰肌肉有一點抽動，雙唇顫抖了幾下，下垂的嘴角漸漸上揚，好像想要說話，卻又愣了幾秒說不出口，最後小聲地說一句：「天父保佑你們！」然後，快速地轉頭走出教室。

第二天一大早，我剛走進系館前的長廊時，Father 突然出現在長廊盡頭的轉角，我原本想找一個方法躲開，但已經來不及，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走近時，看到他伸起右手在胸前豎起大拇指，淺淺地眨一眨眼說：「Mr. 王，Good job！」所以，我相信，前一天，他一出教室門就一定忍不住開懷大笑了。



Father 有日爾曼人擇善故執的牛脾氣，儘管我們經常需要到野外採集標本，他卻訂了一個系上不准穿牛仔褲的系規，他認為大學生應該都是淑女紳士，不能穿粗布牛仔褲，如果有野外採集標本的課，必需前一天先向他報備，當天才可以穿牛仔褲。所以我們當初不敢擺出好的顯微鏡，就是怕外行的觀眾不小心把貴重的顯微鏡弄壞，但是如果事先有報備一下，Father 應該也會允許。

在那個聯考錄取率很低，生物系畢業生出路又比較窄的年代，大一新生訓練時，Father 對我們說：「不要氣餒，你們雖不是第一志願考進生物系，但將來你們到國外留學的成就，將是一流的！」儘管當時出國唸書也極為不易，他仍十分鼓勵我們踏上留學之路。

我在美國蒙大拿大學唸微生物研究所期間，由於拿的是助教獎學金，也當了兩年助教，系上都安排我和一位美國助教一起帶實驗課，雖然我的英文比不上老美，但是上了幾次課之後，學生有問題都寧願問我，因為有早年扎實的基本功，所以幾乎沒有問題可以難倒我。

在美國的第二年暑假，我央請陽明醫學院微生物科主任蔡文城教授，安排系上一位日裔美國教授 Dr. Nakamura 到台灣作一系列訪問講學，他是世界知名細菌學家，其中的一站就

是到輔大生物系。他回到美國之後，告訴每個人，非常驚訝輔大居然有這麼多的德國製顯微鏡，好似歐洲的古老大學，甚至有些已經是可以擺到博物館的經典顯微鏡。

一九八一年，七十歲的 Father 屆齡退休，由第一屆畢業的系友劉寶璋和王重雄分別傳承系主任和生科所所長職位。隔年，我們是仍然從 Father 手中接到畢業證書的最後一屆。

退休一年後，Father 返回陌生的故鄉奧地利養老，但是他丟不下遺落在輔大生物系的心，不到半年又回來了。他還是每天早晚查看冷氣機的開關，替實驗室關門，替電子顯微鏡充電保養，還有照顧那兩隻橫行輔大校園的大白鴨。

沒多久之後，一次晨間彌撒祭典中，Father 突然中風昏迷，甦醒後半身不遂，不能再說中文和英文，只能說少許德語。一九八四年，他不得不告老回奧地利，臨行前，系秘書龐媽媽推著坐在輪椅上的 Father 來到系上，當時我在系上當助教，在走廊轉角處，他握著我的手，抬起頭幽幽地望著校園，迷茫的雙眼失去往日神采，這也是他對生物系作最後一次尋禮。

當年在 Father 羽翼下成長的學生，年復一年地走出校園，在全世界開枝散葉，如同系館前的小榕樹早已成蔭，一九九四年，Father 放心地安息了。

日後，我離開蒙大拿大學，進入醫學院世界排名第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卻改讀電腦系，從此不再有顯微鏡相伴的日子。我沒有做到 Father 的期待，沒有拿到博士，也沒有成為醫生，只能把往日細碎的回憶重新組合成文字。

過去的這些年，每次回到台灣時，我一定會抽空回到輔大走一圈，在生物系辦公室前轉角的矮牆上坐一會兒，重溫熟悉的感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輔大理學院替我的新書《走過零下四十度》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會後，我又坐在那矮牆上，昏沈沈地閉上眼，隱約看見 Father 矮胖的背影，一搖一晃地消失在走廊的盡頭，而扈神父的顯微鏡之怒，則「停格」在這篇文字中，成為永恆的見證。

(本文刊登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聯合報副刊繽紛版)